

元  
文  
類



和  
96.6  
7



元文類卷四十四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  
 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  
 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大  
 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  
 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  
 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  
 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  
 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  
 得告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遁則後於人而有  
 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

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

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究而言之以故重參錄如上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

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五六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為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務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才適用之中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巽務於下下一陰其勢有所不通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獲敵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己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

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隨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祗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屯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

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蹇未能濟處良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恆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

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諛諛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

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為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及唯噬嗑之去閒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

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臣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恆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一作陰承不違於正道是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顯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能

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乎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良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忘也事

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屯卦止以得中為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為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振動故恆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无咎應則尤為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无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為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為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它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承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則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未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蓋无妄頤時甚足貴也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節中孚未濟濟義之善或不勸則直云其吉也大有利大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大有始不得志而終无咎者同人有始反其

爻其欲而終有禍敗者旅萃則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升蒙否反其

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實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

益震節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論之需艮有成終之義

故八卦皆善畜頤損艮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

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

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

乎

東西周辨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鄆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瀾水東瀆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鄆於今為河南又營瀆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曰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曰申侯以郤及犬戎入寇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曰是為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



幽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  
 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  
 入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終丐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  
 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  
 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  
 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  
 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  
 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  
 同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  
 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  
 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  
 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  
 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  
 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  
 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

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  
 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愚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  
 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  
 西周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  
 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  
 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  
 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三都成周赧王一王都王城王  
 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  
 也昔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  
 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  
 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  
 西為王東為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  
 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  
 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

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註謂西  
 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為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  
 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  
 公為赧王別諡反以徐廣為諫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  
 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  
 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  
 之於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  
 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  
 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邠  
 屬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  
 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邠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  
 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  
 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  
 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辯

改月數議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  
 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尙可得而言之  
 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  
 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  
 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聞者伏讀春秋至春王  
 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  
 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  
 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於卜偃荅以九月十月之  
 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迺書在十二月其  
 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  
 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  
 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  
 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迺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

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  
 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月日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  
 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寅月起數哉因是以知  
 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  
 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  
 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  
 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  
 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  
 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  
 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  
 易衣色殊徽號新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  
 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  
 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考既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  
 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為權宜得矣

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唐武氏雖嘗以子月為正卻未嘗改時月肅宗以子月為歲首斗建紀月但行一年耳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  
 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  
 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祇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  
 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嗣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  
 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何如  
 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  
 書上曰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  
 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  
 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  
 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  
 後容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迺獻公之世是時篡國日淺二軍始  
 備自立一軍晉文未與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  
 朝周納貢之不暇其職貢於王亦何故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

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元文類卷四十四終

元文類卷四十五

雜著

故物譜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比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

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褶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郵哉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

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辯遼宋金正統

脩端

歲在甲午九月望日東原諸友會于孫侯之第語及前朝得失之事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餘年將來國史何如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淮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眾頗惑焉愚曰正閏之論端雖不敏請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與朱梁同年即位是歲丁卯至丙子建元神冊在位二十年其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號太宗當天顯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帝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太宗赴援因以滅唐石氏稱

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仍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爲負義侯遷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幹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爲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爲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於宋較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約爲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爲翁宋爲孫及至天祚金太祖舉兵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可不辯也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爲晉將劉裕所虜斬建康市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皆爲敵國素非君臣若如或者所言金爲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爾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

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已卽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宋史爲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旣遼之世際宋不可兼則金有中原尤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甚於王莽石晉因遼有國終爲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爲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迤南悉臣于宋傳至靖康當爲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餘年當爲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爲南宋史或曰歐陽氏宋之名儒也立定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奈何今復有此論乎愚曰歐陽氏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勢使然爾及作十國世家獨曰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歐陽公之爲是言厥有旨哉愚讀李筭山詠史詩詠五代

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通蓋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士大夫論議篇什不為不多未嘗一語及此非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矣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紛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權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或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況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復其疆固可以兼金矣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殺太后詔立河東節度使昉之子贊尋廢為湘陰公昉遂即帝位于晉陽終昉之世猶稱乾祐昉係劉高祖母弟其子承鈞孫繼恩繼元皆相繼立凡二十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滅之夫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則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為閩宋太祖不當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稱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

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論不圖今日輕易衰貶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閩天下公論果如是乎況蔡城之亡蓋大朝征伐之力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味唇齒之理延引強兵深入遵徽宗之覆轍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讎之有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姪走玉帛歲時朝貢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復如是乎金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漁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獻臣韓侂胄之首至于闕下是時中原連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深用自責每以偃兵息民為念嘗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敗衄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有希意者進曰向者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明矣於是宋金和議遂定此乃

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略非後世正閏之定論也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高宗乃徽宗之子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爲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爲載記二者俱非公論也或者又曰遼之有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爲比愚曰以此言之膚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爲正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者爲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略信任不疑朱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況乎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勅修遼史後因南宋獻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各異向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以備它日史官採摭云爾

讀藥書漫記二條

劉因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汎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胞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悖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脈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天生此一人而一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蛭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七觀

袁桷

翰林先生納榮息機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房越公孫懷牘  
 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  
 有郢大夫癯然褐衣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於律呂蹶而言曰登  
 高能賦淫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  
 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  
 巫峽噴吭胃藏腸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陵  
 若網有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太素烟煴清濁奠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  
 用不疵六氣以診日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  
 相其溫涼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  
 有涕汎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恣縱而益顏言技可以進道兮吾  
 當繇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懣忍莫竟石立土踊孳迕逆吾猶以  
 為天地之病也修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

行何體何方拘者為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  
 凶卑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繇動彰靜百神受祐虛者  
 為音質者為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薺薺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  
 民日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岌業飛不得垂喙履不敢仰  
 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僨蹶而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于  
 淵吁嗟而求桑林之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效珍物不可枚  
 陳雞豚以時父恬孫嬉何助邊茂思屈曲洲島家累千金資先生  
 昔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  
 卻走馬于郊謝重譯之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天天不言  
 而歲成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郢大  
 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挾其蘊  
 越公孫曰粵昔尼父唯俎豆是數擊刺坐作因民以教蒐苗獮狩  
 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歷四貉交軌月竈風邱冰天桂海馳

心望雲請命款塞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繙經飛騎鼓笈然而  
樂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封耕戰同功  
魚鱗雁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姓流離強帥拉脅外寇惜肌  
卒不可挂支後王鑒觀法日以繁厯者罷者恆者贏者駢頭引吭  
食粟而嬉開門納兵百部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何杜氏之  
子傳癖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劍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  
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至若握玄圖視龜文縱橫其止與易象相  
表裏者驟語之吾懼大夫竦眙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器未效此  
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闥坤情聲相宣立度出均昭昭鴻藻緇  
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濇濇乎形畏垢而將翥也霏霏乎曉  
承露而欲訴也荒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  
雜組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鞞鵬鏃鷹寄蒼蒼於  
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愴倏淪乎西傾噫悲何為哉

古有巖居之士抱奇挾幽漱芳深林憩寂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  
其若留鉤盤助之為回旋虛牝咎之為獻酬猿三疊而墮淚鶴九  
轉而凝愁鉤玄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敷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  
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其淺者耳擗拾蒼雅刮磨詰盤微粲貝  
編飛英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夫不聞之乎  
鍾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汗有時其所遭者命摩盪堪輿吸呼羲娥  
矢為帝詞叶為賡歌五嶽贊襄百靈護呵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發  
潛漏泉掖民陽春瑰逸為新簡絮為真列若戶居別若渭分雍容  
者珩璜冲遠者英莖縷絕而緒續醴甘而齊清昔之擅名偉著耿  
光兮其不能以十百程也浮聲切響直意肆志澎湃訇溢滔滔莫  
止據理者夸飾言者哇嫫母兮姑射鉛刀兮鑊錐莫任兮柰何  
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讎靡寧世本年紀繫于麟經捨相府圖書  
泯其緯經炳麟金匱沆罔敢配迺司馬氏決榛鋤翳麗者為譏激

者爲刺升涉世家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立周史圯鄙儒畫墁削  
章刪凡燭火並日卒漸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何班范家至  
耿光綿綿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  
敢附肩鴻化以瀉研探益疲穢者闕者濫者渙忍畏禍希企  
市價詔不表直但不師雅若聾鼓鍾若盲策馬元經附訛唐歷受  
呵後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  
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厥今繫牒川  
盈記註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而神駭  
遊鄧林而目眯般倅效吁隨和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赧而  
神悸也先生登祕邱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  
精囿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  
霸孔巖我心增悲韓愈不爲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導  
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事來孜孜降于三王厥緒曰萃集成

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和宣昭羣姓纖鉅之備繁乎  
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拱列歲時易  
遷而浸淫孽芽弱者綴旒强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搏犀象  
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穀滑稽之士  
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數千百年人  
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藹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  
最大可病者恬泊守真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  
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郢大夫曰天藏山  
中瑾瑜匿瑕問以辨之厥德日華儒者詬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  
高子盍陳之母激母勸  
越公孫曰古昔顓童受業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屬聲歌象舞目  
接身服相親有恆日用不瀆後帝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  
禮紘紘鏗鏘莫明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  
官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網而入林適越而轅北也類禮孔

勤五厄莫存後有放補去取未就卒乘虬駟雲字以文合聲以音  
比旁行敷落侏離狄鞮文軌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  
庶聾牙爲今簡儷爲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墓文王而周召  
先興首章異同眾說沸騰風雅變言美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  
異秦誓告終何後學膏膏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吏謂齊晉  
無衰而日月具刺紛若蠶蟬眇若糠粃不虛其心不明厥視遺珠  
抱疑探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  
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  
遜者愕者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迴颺  
兮閔而寥兮縱雲翮兮愴兮儒先從我招兮郢大夫曰始吾見公  
孫疲飢若不足突梯若避辱靡精稿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  
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工獄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

宋本

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眾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  
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謹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  
良人不得聞是日以其醉於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  
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屠火者適啟榻輒寘屍空中空陘割爲四  
五始容焉復甄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  
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  
召比邱修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曰棄塚中責伍作二人索之  
塚弗得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  
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答既乃竟不  
得答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期四日被答終不得而期益近二  
人歎惋循塚相語答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  
驢渡橋犄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答涉  
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吾  
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塚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院當

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愬於邑亦以鞠訊惜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犴眾工隨而譟若雷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奈何長竟斬眾工愈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計乃聚議哀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它人家尙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闔中依其垣屋以須追鍾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酌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諄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旣不可火又不敢填治吾夫尙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發入局中號於眾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眾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且俾眾

遙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板輒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眾工突入償偷購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壕中死人何從來伍作款擠何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泊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卽鄉瘐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冤竟不自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者止耳乃牽聯般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歐刀逃笞而得刃伍作殺而工婦寔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轆轤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元文類卷四十五

元文類卷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歷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昔三聖授受皆以歷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顏子願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說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為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為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為春則亦毋怪夫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

而言也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幽人固有二政  
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  
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  
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  
從歟

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  
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隆昆侖命晝夜運行者爲粗迹廢  
而不議不可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  
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  
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勳  
之實莫先於欽若歷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爲粗迹掃而不議得無  
與堯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月也星辰也歷家以天爲  
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說曰周天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  
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

東日最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尤遲自  
古及今歷家通用其說以爲測候之準則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  
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  
星亦左旋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月一  
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其說自關中大儒發  
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夫書之有傳世爲天下道可也其參  
攷模索至精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歷家  
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以爲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  
何若爲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  
瞽叟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語古則或乖泥  
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於  
民者莫井田若也者比閭族黨州而爲郡自鄰里鄣鄙縣而爲遂  
自井邑邱甸縣而爲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不能備其成

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壤  
之速歟秦廢經界立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  
洫而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右兼并得  
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通患之則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  
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未行而已弊有既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  
弊者何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足為良  
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變而為兩稅至于今不  
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  
授之眾還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則盈  
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信古之士可不卻顧  
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為經界不正雖  
欲言治皆苟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而  
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行亦無不可歟諸  
生為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

而便田制一大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考今古以為其事之大者十有二稽之  
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因識時務者議之古者胥子有  
教何教乎師保有訓何訓乎顯忠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  
之後者孰優精忠於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孰劣上書美  
莽何謬歟醉入賦詩何迂歟願聞所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牧之  
外何以有六相禹皋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  
部刺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加官而相  
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  
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劣而係天下  
安危二十四考何量與二黨交攻量何隘而為天下輕重二十餘  
年何才與願聞所以為宰相之道古者諫無官王事無闕後世置  
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為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為平章按察果



失乎擢補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以中大夫守  
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給事不肯草制可法歟除刺  
史而舍人封駁可嘉歟願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  
著作與設中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  
非取譽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和與號大手筆者  
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  
王遠效順者孰勝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古者東觀禁中之名同  
乎弘文崇文祕書之號異爲祕書府居於外何所始祕書閣藏於  
外何所因劉章元成施讎周堪何官揚雄班固傅毅何職黃香盧  
植蔡邕馬融與馬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  
元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與內使何所  
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籍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  
居丞相上與史館於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禱  
杙作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史必職司

馬科斗必職東家何見歟卻太宗觀史與卻文宗者孰賢卻張說  
託言與卻李德裕者孰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擇人巡省  
四方與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秩重權專異  
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罪與刺史冀州不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  
小史與不肯捕蝗者孰劣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  
真刺史者孰勝單造賊壘毀淫祠破襪祥與三獨坐者孰負百城  
聞風而震悚果賢乎奸賊望風而解綬果得乎願聞所以得監司  
之道古者六官掌於司馬孰爲將漢唐大將府衛孰爲帥韓彭衛  
霍之功孰多靖勣光弼之才孰愈築臺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壇  
寵拜而椒房何以罰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荆州可和則和非法  
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俎豆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  
歌者孰非詩禮彊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濤之奔輕裘平吳而  
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寇愈於毀家而  
紓國難者乎胡不敢南突厥不敢願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

乎願聞所以得將帥之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守相輒見問  
之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俟進上之過乎由滎陽爲  
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者何如道不拾遺蟲不犯竟與江陵反  
風不其伏虎者何似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濫  
賞玉成何謂賢主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信三善孰  
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  
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政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  
制何以殊禮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員五十人而至  
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園橋億萬計黉舍千八百室與每  
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以精國子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  
三百人又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堂之琴舉成送尙書何以精博士  
弟子領於太常得乎國子監隸太常寺當乎舉司隸之幡與球朱  
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泚之亂與袁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敦牢  
修之書何以乎嗾張顯之誣何以乎願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者

選部有尙書何所始尙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何所自用人不分  
流品故有以引彊蹶張致相者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  
之入粟補官何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謁不行者何  
若山公啟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鏡與十二年留  
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賢否雜進與曳白之譏孰非或較覈失  
實或大納賄賂與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  
元八愷誰之苗裔鄧虢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三衙三衛之  
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較何以異多慙之夫三篋之才與  
元成之守節孰優細柳之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  
洗馬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空與爲郎  
爲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任孰賢乎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  
教子以詔者何故教子以容者何爲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  
或謂雜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二事者  
曷爲而不戾於古曷爲可行於今其詳言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

學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太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德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沉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曰廟按周禮於冬至之日郊園丘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於春正月或郊

於四月五月甚者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鼎之象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亨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義亦安所取哉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主春秋則書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為不並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別廟東漢以來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為實不古若然歷魏晉隋唐宋金之久何為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王后齋宿當於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何以處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說者謂既薦則簡略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文王何為豈是為訓凡茲數者皆禮之大節吾儒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于京師其於茲數者必燦然於胷中矣願為我縷陳

其說

廷試策問

袁桷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爲之治稽於書傳任賢設教品節  
 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於有爲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  
 歷年滋多不聞其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  
 風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勢尊矣廉遠  
 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  
 何以臻此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  
 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卿大夫之  
 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儆之知其困窮則知所以振之爲吏習  
 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爲難朕承累聖  
 之不緒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予大夫觀乎  
 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論以稱詳延之美朕將有考焉

會試策問

袁桷

夫書者卽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  
 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邱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  
 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衰善貶  
 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  
 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沂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  
 絕不爲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  
 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  
 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  
 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  
 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記體制稍爲近古於是袁宏孫  
 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  
 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敘  
 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  
 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

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不續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袁桷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位也明日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祇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為本武王勝殷首訪于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世祖皇帝聖神啟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祇承丕緒永惟帝王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世祖之宏規遠略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備子大夫達于庶政者猶若未備子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行於

今者何策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會試策問

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為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於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不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言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可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為二豈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逮朱氏傳出一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

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於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虞集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蓄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壩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閒諸郡地勢下春及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郊土多燥剛不宜於暎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

廷試策問

虞集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旂攸指靡不率服逮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寓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之閒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祗懼成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禡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勳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眾因其俗而導之

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  
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  
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集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  
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邱陵川澤之  
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  
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  
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  
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  
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  
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

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  
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  
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元文類卷四十六

元文類卷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敘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瘵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為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闕員者眾漢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今乎諸君子哀為舉首各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問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致俗之不變必



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於乎三代善政所以紹五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樞機者豈不在茲乎繼是而後不遑論也洪惟我太祖皇帝龍興朔土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澤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龐正直之風篤實博大之教茲非忠乎上下等威截然而不可犯郊廟朝廷粲然而有儀茲非敬與文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弊者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以爲定乎必擇三者之盛而棄其弊乎此朕所以切于正俗者也予大夫績學明經其於古今之宜政事之要方將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李朮魯翀

朝廷者綱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望而民物所由

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於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鞏固生民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概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開元之禮通典載之宋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錄者國有大議廟堂諏詢宸宇斷制必采而用之其於事天享帝之爲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爲綱孝友睦婣任恤之爲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樂天地之和也警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爲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作不能無憾沿襲至今署兩大樂律呂果脗合乎治忽果關係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宗於禮鈇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亂乎民於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藪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闢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乎其何道以礪之農衣食之原也上

有司農之政下有勸農之臣退令雖嚴而汙萊閒於圻甸占籍可考而遊惰萃於都城況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之工利器之府也奇功熾而奪稼穡之務苦窳售而耗庫廩之儲其何方以正之商懋遷之資也鈔法久隳農末交病市擾不測有無俱艱徼倖者公私相欺折閱者上下莫愬其何術以平之聖天子踐阼科舉舊章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德音諸君子需貢輦下經濟首有望焉之八者本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於說

鄉試策問

宋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世與之終始其君臣媿惡其俗化隆污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皆宜傳諸不朽為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不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徵昔晉書成於貞觀唐史作於慶厯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臣而始定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為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

篇用備采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幽雅者念周之初基載籍可稽也國家龍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上之誠一出天性既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碣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既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其風矣承平既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諳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加盛執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漓而還淳豈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飮膏粱者知稼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諳既培養矣名爵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盛於九府圖法

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通執所必至粵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民無捐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斂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不至於病鈔法輕不至於費國資斂可以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偽盡坑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隳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不冗於設員銅有中買而不煩於立禁肉好之詣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而船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訐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策問

黃潛

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

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啟

謝嚴東平賜馬啟

康暉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賞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謹材素無良器非致遠徒勉厲駑之志莫成率驥之功無所取哉確然大耳詩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黃鄉里歸來亦乏少游之款段敢忘代勞之駿足孰憐負俗之陳人賁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相公秉鞭作牧如馭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

大魯駟之有頌小者大者繫之維之雖病額之駒謂何飾矣至泛  
駕之馬亦在馭焉不圖衰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光寵獲免  
徒行敢曰據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彈鞚有杜工部之損傷感  
佩良深染濡奚罄

謝解啟

閣復

芹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選名非情稱感  
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概  
宋大夫鼓舞乎後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邛詞  
客自茲以往作者寢多摘章繪句者往往有之操紙染翰者滔滔  
皆是若孫綽擅聲金之美子雲韜吐鳳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時  
陸家弟兄獨步當世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  
而仁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有東京西  
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上林以諷其畋遊或甘泉  
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然未窺孔氏之門牆宣德通情亦庶幾風

人之旨趣何此源流之降演為科舉之文一變唐宋尚餘作者之  
典型百變金遼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聲律之調暢檢之以對  
偶之重輕以窘邊幅為謹嚴以黏皮骨為親切描題畫影但知一  
字之工夫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為常事馳  
驟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例云乎唱叫雖子建胸中之八斗不  
得騁其才雖少陵筆陣之千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  
夫所不為何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蓋僥倖一第之外孰知其  
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惟提學郎中先生  
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憫斯文重厄於秦灰贊東國復修乎泮水甄  
陶後進殿最於春秋二季之間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  
俾削拘攣之態庶還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之可觀辭雖尚  
而亦義理之為主加程文律度於古今骨格之內取古今氣豔於  
程文規矩之中自非卓爾不羣之才曷其裒然舉首之選如復者  
青衿末品白屋蕪才天杓仰企媿未濯翼以凌梯絳漢難憑徒自

尋章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有凌雲之  
氣象辨作戰蝸之兩角尙愧窺豹之一班鼯鼠之窮顧將奈何黔  
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不以菲葑之下體遽令糠粃以先揚敢不  
益礪操修重鞭鄙鈍進而不已雄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不負千  
金之顧銘心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土馬雄疆之地瓊華仙島營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  
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臺南峙玉泉西流北襟山勢真龍虎之  
區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中是  
宜均貢賦於四方定龜鼎於億載況朝覲必有接見之所凡宮室  
本非逸樂而爲恭惟皇帝陛下功塞兩閒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  
九族修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之英姿舉累朝未暇行之  
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而尙未全蘇雖躬在暴露

而不自爲苦逮至干戈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央而襲秦  
風鄙蕭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秦之心卽廣寒  
之廢基應清暑之故事敬涓穀旦爰舉柏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  
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鳴綠江頭無戰伐盡銷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干羽兩階苗自格筐包不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太白低聞道上都朝會日降王侍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千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爲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迴鑾秋郊恐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長秋天位普臨  
於諸夏青宮朱邸睦睦相輝玉葉金枝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  
柱石之臣象郡雞林永作藩維之守國無撓棟民悉奠居延及魚  
鳥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 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之肇建必宗廟  
 以為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祖之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王  
 之宮典冊相傳古今一制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  
 而豐腆於粢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事太常之禮樂  
 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敬擇吉地爰立太宮百堵皆興  
 千楹並列堅杪文梓半出於江南巨柏長松并來於山北共勸樂  
 趨之役咸成不日之功因舉修梁輒伸善頌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兼日本共來助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駝滿背香犀藥草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脆尚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天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土漲天潢舞干未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參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兩生何太彊  
 拋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初覩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干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於齋除產靈芝於廟  
 柱烝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  
 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 摯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海震之居蓋將別豕嫡  
 以繫人心所以啟儲闈而貳宸極恭維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  
 百王以不世之英姿修曠古之隆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  
 豫之期率皆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聳四方  
 之觀迺眷春宮式崇丕構敬維皇太子殿下溫文日就岐嶷生知  
 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幄辨南陽之牘然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  
 以示軌範不有衛率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獻圖冬  
 官督役顧儻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榘枓豫章之材罄般輪  
 梓工之技規模素定斤築隆施繡栴華檠拱星辰於闔闔飛橋複  
 道接雲氣於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拋梁東太液滄波與海通玉殿問安僊仗曉鬱葱浮動廣寒宮  
拋梁西京觀巍峩太白低少海旌旗葱嶺捷至今威信徹羌氏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錯槩小才蕭統輩癡兒官事竟何堪  
拋梁北勿謂天高人巨測居卿半夜望前星輝耀晶熒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覩明兩金相玉裕德無疵主鬯承祧神自享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廈橫經問道重師儒卻笑瀛洲非大雅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居鶴禁誕荷鴻休得保傳若二疏有賓客  
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權監國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尚書省上梁文

閣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烏革翬飛肇啟文昌之八座昭風雲  
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燕雀相賀欽惟聖朝罄天張宇  
巨地開封混六合以爲家攬羣英而入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  
官唐省分三曰尚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  
惟政事之有堂實熙朝之盛典再消吉地爰築新基輦來落落之

奇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水右瞻鼇冠之峯聽雞有便  
於趨朝待漏不煩于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爲霖廣  
作蒼生之福允協龜策共舉虹梁博採歡謠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今年春澤好安排歌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慍風清澍雨甘萬頃黃雲登夏麥千村白雪簇春蠶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蜃遠萬年枝穩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草芳騏驎附龍鱗沙遙鵲鶴擎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璿璣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更挽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鰥寡甄陶萬類入洪鈞廕庇八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卽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之安輔相協棟  
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八千年共祝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存消長世乏聖賢之出孰與綱維欲開我後人  
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圖立太極學契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

三綱五常之教幸親傳之明道而復授以伊川况康節之同時有  
橫渠之行輩文正挺生於涑水南軒迭起於漢川在呂太史豈曰  
小知至朱晦庵始爲大備歷于千載實惟九人視漢唐訓詁之徒  
尙陪從祀接孔孟湮微之統當有叢祠爰卽州庠載嚴像設冀篤  
信好學之士啟見賢思齊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願受屨而出於變  
離騷國須捨所學而從助舉修梁恭陳善頌  
拋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爲報僊源來學者精思力踐是英雄  
拋梁西先哲從游記鄆郟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談易撤皋比  
拋梁南春染沅江一帶藍時不再來如逝水亟將伊洛學窮探  
拋梁北斯文復振無楊墨集成今說考亭功畢竟是傳來魯國  
拋梁上天根月窟閑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尋靜著工夫讀擊壤  
拋梁下朝家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一編無右者  
伏願上梁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命道德之傳贊禮樂文  
明之治揭茲盛典化及遐方

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盼蠻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興于以爲中嚴  
外辨之需于以構上棟下宇之壯配天其澤不日告成共惟皇帝  
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議禮盡致曲之道享親極如在之誠玉  
瓚黃流躬莅四時之祭龍袞玄冕力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  
之規斯明主制齋心之地度闕宮之密邇掄良梓以經營繩直準  
平驛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炯清廟之星辰陟降彤庭往來黃道  
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上皆以其思居處志意於此中適穀且  
之載涓致柏梁之對舉爰歌六律用相羣工  
拋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歲發春當禴祭太平天子宿齋宮  
拋梁西天子秋嘗執鎮圭明發有懷常不寐萬幾思慮一時齋  
拋梁南祠祭顏衰神所監登降周旋無過舉禮官遷秩聖恩覃  
拋梁北大烝歲祭駢牛一聖君方寸儘神通先正千秋常配食  
拋梁上三后在天時陟降風馬雲輿恍惚中神靈只爲多儀享



元文類卷四十七  
拋梁下天子孝思天下化鬱金柜黍與菁茅錫夏紛紛走諸夏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支益茂黼黻謹彌文於燕翼摺紳執  
彝器而駿奔二世穆一世昭永配明禮於文祖三年禘四年禘載  
隆純嘏於神孫泰山四維天子萬壽

元文類卷四十七

元文類卷四十八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勳眷靖康亡滅  
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  
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  
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王纛已於某日月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  
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  
烝嘗助祭之臣顧冲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蔭尙祈昭監永錫休  
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闕復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孝曾孫嗣天子  
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哈刺哈孫答刺罕敢昭告于太  
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驚神御聿懷懼省

祇薦苾芬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器為歷代之珍符得自神皋進由憲長詢以僉言則  
昭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祖宗孚佑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  
是烝是享孔惠孔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右第一室  
昔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景命夫豈無徵  
方忝嗣於徽音遠親承于鎮寶臺臣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  
啟萬世無疆之業抑如大琮玄璧為宗闡世守之珍靈貺之來盍  
知所自尚祈叶兆既壽永昌右第二室  
闕宮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徽之始進由耳  
目之官上以表信於神祇下以系隆於後嗣爰修報典思媚太姜  
俾熾而昌長膺馘穀右第三室  
猗維瑞璽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日啟佑皇圖穀  
旦于差吉蠲致享以燕翼子於萬斯年右第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燧

維至大二年蒼龍已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  
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於億兆京垓臣民  
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禋祿將非獨於親立愛臣  
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於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  
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  
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  
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實欲然謹遣太  
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禮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太  
祖曰法天啟運聖武皇帝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  
聽卑灼臣微忱救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因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啟聖心程朱將命壇  
晦浚闢聾聰瞽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

多歧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惻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  
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  
悅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  
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尙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  
前軌惟神啟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  
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  
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  
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  
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  
爲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  
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  
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

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  
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  
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  
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  
神實能闔闔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  
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  
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  
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  
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  
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後學安熙敢  
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實始聞  
道自茲厥德欽誦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

庶竭驚頑進德修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歎窮廬摧頽已甚雖  
由病廢實亦惰偷內自省循枯落是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  
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立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  
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或冀有成  
不悖於道茲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蘩式陳明薦尚靳啟迪實  
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大戾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文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得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時靡濟茲害浙  
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修用孚乃勅  
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  
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爾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爲災吳其沼乎爾其揚靈具訓海若俾

安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謹具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  
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  
乎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策炳其高議  
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  
不能決和事於一言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  
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既下  
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迺  
車擁路歡動牛斗歎其來暮應對款曲不武不怒殷監弗遠請視  
全夏剖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朝繼以  
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慮後參差或懷異圖公爲國許人爲公憂  
蛟鱷之淵而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

西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子以成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冥也嗚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宵夢飛飛不知在牀玉溪東館金碧燦煌恍然門開棘圍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炤耀南荒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囊裝千金一揮廩無見糧賓客蕭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於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趙佗而朝漢闕終軍孺子攜長纓而羈南越無以成敗輒生子奪公之清衷遐略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壤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賚恨于九原此余所以撫地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

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眾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葆真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為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孺扈從王師柔服哀牢公於是時蜀之章皋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宮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屑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肅公奏閱之方其宏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誰

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雨義風欲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身為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葬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汗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閒終始自違惟公抱負白首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

之可效公之歸老猶振頽波遽云逝矣為之奈何八十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簀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送不及戶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為門生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己者敢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為心沒而不應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無才良閒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聞望不崇誠孚不隆猷之雖遠羣呼四訂謂角而童謂雌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奏功維蒙古生嶷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於子於孫亦叨居

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於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綸旨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於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義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益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泯泯棼棼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實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於子朱子而大

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實有得於此也合眾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敘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厯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疊疊氣不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諡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耳

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警  
歎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康先生之靈而  
言曰吳楚奇材榘楠豫章下蔽牛馬上摩穹蒼修直堅緻可棟可  
梁斧以斯之不得締構乎明堂渥洼異種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  
掣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於鹽車弗獲馳騁乎遐方先生之  
學經筵書囊先生之才錦心繡腸視草北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  
內而贊襄何施匪宜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  
於匠石驥之不遇於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欲問之神  
理茫茫耆英已矣識者歎傷雖然有德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  
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等謹致祭于故

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人有言人材實難撫治論賢遺  
世永歎才與時夸識局於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蹟偉哉通儒慨惟  
容翁蚤奮其辭乘時之隆肆其餘長見於治功出入中外曰亦有  
歲素髮滿幘歸掌帝制渾渾周詰我庶見之謬謬廷議我庶選之  
朝有老成眾與有慶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  
失去之以遠為超劃爾歸盡嘖嘖稱遠身有遺用永蓄弗著千里  
寓哀匪哭其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  
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閒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  
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愍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  
奕亦最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閒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  
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  
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蹇



元文類卷四十八  
靈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  
哉歸而寄書勸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  
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而無忘庶其在子言  
猶在耳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隕伊邦  
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  
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也哀公於死之  
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識而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  
識天下之公哀也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為重四夷賴之  
以為安萬民化之以為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矣及公以病  
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疴反復而竟不起矣嗚呼哀  
哉蒼天蒼天果蒼蒼耶胡為遽奪公以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

林處士哀辭

袁桷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而神始完是果為得道耶古者上壽百二  
十歲竊不死之說者曰修之益真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  
恥之故修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漸盡腐滅又安  
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眾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彥栗形臞而  
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證  
其為文必達於理而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  
雖精無益者深思以求之傍取傳記之說勦絕傳會據宗統原以  
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  
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

弊有不勝言者汎溢俚雜尸坐瞠目漸入於無聞之傳予嘗察彥  
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于姑蘇氣和以謙再見於京師慨  
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巖畛域析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  
凡吾徒在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問學爲之  
而不果就若是者真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三月卒于京師年三  
十有九其弟宇友謹哭且曰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  
遂爲詞以申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弼中兮闇以章挈太古兮儼九皇播挈精兮  
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渺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邇白  
書速兮陰風旋數實紀兮吾何愆路孔修兮神獨還靈旒遷兮木  
葉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閩人與予同登乙卯進士第倅固  
安州椽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游從爲多改祕書著作拜

監察御史又與予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  
子山暨予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率相見俄僉  
浙西道廉訪司事遂聞南北予居武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  
用止一人長憲者同出西域即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  
退持疑文冒進可乎堅臥不起予跽居絕人事獨相往來鵠山楚  
觀之絕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村居野池靡不至焉時絕  
江登大別宿郎官湖賦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  
合有數君閒我退針芥相投但恐造物見妬不終遂此先子監祔  
陽縣有惠政潛德未章子亟銘之子不獲辭焉未幾予除兩淮轉  
運使文苑移山北邸報同日至山北置大寧古白霽地去京師東  
北尚八百里陸不可挈家水縈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爲謀  
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瀆於進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  
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留  
揚米貴亦不可居杭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迺

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邪迺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虛今乃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於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敢之予既爲位哭遣人省其墓告其家子慕高迎柩歸艤舟錢別之地哭爲之慟監縣公葬祁陽遠不能耐予欲蜀岡買地處之慕高曰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葬焉母子力不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其賻之得楮幣中統餘萬緡既襄事餘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荅里麻嘗同官閱其貧請賻于朝不報初文苑爲固安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甚賽祈烹五十羊聚羣不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椎埋焚剽數十事度不解逸去反肆誣構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直劉寘於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彊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

部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內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觀人某邪某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五人出官四方或懦於施或污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詎議如文苑者可數而天復中道畫之於虛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賁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閒爲鬼錄者十五人矣尙忍以區區聲利置胷中乎或者視爲四海九州之人恕乎無情予不忍也慕高將狀其行實求予爲銘而其狀未至爲之辭以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靳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矰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

高騫冥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壩今君之來兮  
丹旄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迤邐妻子睽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  
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  
伸於後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歿猶  
存修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牖下兮非蟻則鳶九原有知兮其  
然不然

諡議

何忠肅公諡議

榮祖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  
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  
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  
矣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  
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  
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

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  
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  
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  
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  
爲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  
閒出其閒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  
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  
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  
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敷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  
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  
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成就如此謹按諡法廉方公正曰  
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諡議

儼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

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恆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諡議

燧

柳貫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乘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淳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闡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諡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諡

之曰文

蕭貞敏公諡議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莫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斐芻賁于邱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糾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仙薦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臥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

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暨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諡曰貞敏

元文類卷四十八

元文類卷四十九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河曾祖某祖全再世不仕考朴尚  
 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  
 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悍鷲刻削人蒙吾力  
 脫罪罟齒平民者眾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  
 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春蓬稗為糧芼藜  
 蕘為菹活之荒歲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  
 監酒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  
 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為滅燭止之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  
 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  
 幾何烏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  
 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

俾侍今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  
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  
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眞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  
公姑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  
入粟綿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  
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卽雲頂運山大  
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逢閬洋夔合順慶隆慶  
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  
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嘗爲潛藩用者  
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己未從南征至鄢畱後行營庚申以  
爲南京經略使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卽位中統改  
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眞行民間陰結  
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  
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

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  
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  
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畱居此  
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東世職守令卽遣諭旨公拜  
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  
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  
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裁婚葬俾師簡  
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  
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袤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  
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  
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尙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  
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  
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懸已俸爲賞贖  
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



部尙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爲之蠶七年會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冤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又殺之也卽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吝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尙書省事九年罷尙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己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橐東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畱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旣亡重慶以巨孽之地不降何

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況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旣發公畱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卽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聞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卽出合俘繫順慶獄

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珪以天子威德遠布宋室淪亡三宮皆北  
又頌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為書  
反覆禮義禍福警解其言以為均為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  
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  
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為謀求去就者  
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  
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  
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為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珪未及報而  
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邵十二人者詞事成都皆獲之當斬  
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珪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  
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楊解懷蠟書間至成都  
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書招珪  
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珪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  
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

言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  
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  
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  
此民豈計汝嫌怒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  
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輿金玉飾少艾為謝公曰若以吾為是來耶  
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  
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  
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即其地聽思播湖南  
所訟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  
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為俗吝貪始由邊將  
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  
叛者必眾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  
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  
思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

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  
寧鬪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為之開可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弟阿  
利為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  
星如斗貫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  
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  
曹武惠為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  
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轎車為  
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  
立衰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為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  
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諡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嗣王  
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孛羅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  
事何彥抗章請卽州治之東為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二夫人胡氏  
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  
奧魯頰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槩

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眾奮杖撻之不少惜  
公若何而驩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既位不大  
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  
為姑若從母不以為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弄不  
面為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繩檢姦  
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不能畱怨惡於胷中雖舊欲擠已  
人不測淵者事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  
不為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千五百緡  
止畱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  
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  
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  
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為尚書權  
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為  
言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為謝王相七年及

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專嫌簡約侍衛  
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  
調將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畱之故關輔得士為多皆視為已職  
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  
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諭招權結荷旃竭蹶  
慕義三道之兵為之抑首思徼利於萬里羞成功於一介賈星烏  
江馬革包軀斬木通道昇歸要荒抑嘗觀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  
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平生所為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  
是而極然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為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  
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伺所欲以中而信則必  
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遽貴之也亦嘗身接之  
面訓之指授之親以細微觀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誓以雷  
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  
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畱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賞勳勞優

耆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為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清  
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未耄人猶未足其  
悲受任於己試知遇於既久可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  
呼悲哉後三年頰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游其門  
又與頰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為讓姑為論次如此奉議大夫  
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集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  
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  
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  
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  
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  
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  
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

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  
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  
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峰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  
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  
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  
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  
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  
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  
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勝  
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卽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  
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旣渡江會憲宗崩  
閏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卽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  
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  
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

事三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  
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  
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  
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  
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爲  
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  
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  
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  
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  
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  
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  
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  
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  
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

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譏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戚鎮據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人奏經略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

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願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諧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

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淨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思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退觀之亭於故邱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召公爲大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龍雖來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

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卽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眞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

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

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然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略言以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適王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公不

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揀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曰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沮撓尙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



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今上將卽皇帝位于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卽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卽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

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筮寶環之賜言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卽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

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人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

必次適周儼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歎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十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元文類卷四十九

元文類卷五十一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鴛  
 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  
 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  
 翁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  
 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  
 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  
 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  
 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  
 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藺榆河  
 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通州還河以避浮雜洶盤淺風浪  
 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漑

其地其三順德灋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灋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爲素餐矣卽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灋河諸渠先是西夏灋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其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眾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

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眾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厯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厯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旣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其薦前中書左丞

許公能推明厯理俾參預之公首言厯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厯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

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四刻夜四十四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登州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

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

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

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  
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  
符前後應準二日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  
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  
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  
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  
之數三日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  
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  
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  
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  
月食相符四日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  
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  
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  
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日入交自丁丑五月以

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  
道其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  
差不多六日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  
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平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  
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  
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  
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  
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  
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  
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  
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  
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日月  
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  
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塚壘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

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頽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彙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鈔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彙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

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灤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灤溝者命公與往亦為哨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永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牖比至通州凡為牖七距牖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闕以過舟止水不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輒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



又欲於澄清牖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牖麗正門西合舟楫  
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  
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  
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爲過縮其廣  
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  
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詔  
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爲獨不許其  
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  
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  
水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  
之棧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備用足  
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  
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  
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

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  
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  
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  
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  
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  
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爲率小餘  
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昭合且自太初迄  
于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  
母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  
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爲歷測驗既精  
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  
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旣多蔽礙且  
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  
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

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  
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之  
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  
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庫景促  
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  
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為審當  
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  
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  
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  
臺水渾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衝牙轉相  
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  
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為地動儀  
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  
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

思宜公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  
璣圖規竹篋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  
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巧智不能私其議羣眾無以參其  
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為之心服  
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此  
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為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亂保民壁鄒平  
縣之鬻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十餘萬歸款以勞績始受命為  
東諸侯安集流亡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內以治庚寅歲覲太  
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沛徐邳獲其充  
王國用安伐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嘗濫及無辜以言脫民于兵  
甚眾世祖臨御詢開國有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  
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

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  
新造金虎符異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爲  
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爲天下最  
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六處以旌治績仍升將陵爲州初以質  
子侍王藩娶阿可亦眞氏生公性長厚自幼癡然有成人風長博  
通諸國語及嗣爲政一以繼志述事爲心屬歲大旱徒步四十里  
禱雨龍洞旣奠而雨霑足其在軍旅拊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  
揚累奏戰功世祖皇帝在王邸總率兵伐宋公爲前鋒得生口輒  
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某倉廩所實幾何守兵  
幾何一一爲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當自某處當  
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上每曰汝殆身親歷耶何其  
言之信也拔木欒山寨獲男女萬餘口咸釋之俾復生聚宋人以  
王師之至所向款附至陽羅堡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  
舟師雖眾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其大

艇名白鷁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偏將以二百艘直抵  
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旗已樹矣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  
公啟城東南維彼悉眾守禦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旣下則城  
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破之城隨陷上命  
公籍府庫秋毫不私師旋部降民數千徙之內地嬰孺無失或有  
疾命醫視之皆全活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爲國有收撫之  
勳治郡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襲至卿餘風尙在又  
隨朕南進殊有勞可遵奉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  
行軍萬戶管民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卿  
司中統三年春李璫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擣濟南前此公億  
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略以爲諸路城壁不修而益都因澗  
爲城國初以全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甄石而儲粟於內且  
留壯丁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爲哉又諸路兵久從征伐不得  
休息率皆困弊而壇假都督之重擁彊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

名爲討宋而實不出境士卒唯知瓊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  
平章王文統故瓊參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待勞此尤可  
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而瓊獨以禦宋爲辭旣不身  
先六軍復無一校以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覘國家虛實及駕還京  
師諸侯朝覲瓊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遣使往宋  
實欲百姓休息瓊獨不喜其和姦欺叵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  
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路無論軍民槩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瓊  
方散遣其徒於別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瓊締交於此尤著  
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唯瓊用漣州會子所領中統鈔願於臣境  
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  
計爲三千五百定近年互爲欺誑省爲二千五百定餘悉自盜屬  
法制初新宜復舊額而欺盜仍前又前歲王師渡江宋人來禦瓊  
乘其隙偶陷漣州輒貪其功悉留歲賦爲括兵用而又侵及鹽課  
誠使瓊絕淮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杭尙遠方今急務政不在此

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今亟宜罷王文統而擇人代瓊且徵  
瓊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必東南須瓊鎮戍刺眞督兵西南緩  
急豈能相及又不若輟瓊北行爲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尙宜中設  
都督內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侮也公以其言  
祕俟燕間以聞二年元會上命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  
還當陸見朕與卿有言也十六日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與  
語公遂具奏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是瓊兵西來城守之  
卒數不滿千公遂偕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合必  
赤總兵擊之有旨諭眾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以  
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爲前導而瓊已據濟南諸道兵  
旣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城周六十里圍之瓊旣不得出公  
率卒青齊境上斷其饗道攻下寨柵脅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  
突圍公及諸軍遞卻之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戌瓊伏誅公言  
濟南民皆王民城爲逆徒盜據今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虜掠請

戒敕兵毋入城於是王遣將分掌門鑰尋有卒褫民婦衣斬首以  
徇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遷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鎮國上將軍有  
故吏撥拾公諸父罪辭連公上以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  
九年師次襄陽起公為懷遠大將軍新軍萬戶佩金虎符宋安撫  
呂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招呂曰得張濟  
南一言吾無盟矣公持詔往論文煥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  
統軍使總兵十七萬人十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諸將以在軍旅歲  
久積勞成疾堅乞骸骨以歸與人言未嘗及平宋事公生遼東兀  
魯回河又其二女為藩王妃性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間歲  
一至濟南優游暇豫以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於濟  
南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  
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貴為諸王忽刺忽兒妃次適姜從吉次  
為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屯田千戶梁紹祖諸王乃顏之叛連謀  
于兀訥忽赤金剛奴也速貴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不聽故及於

禍始逮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乃顏構亂亦嘗有人諭止若等  
否彼具以妃所陳對上嗟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索  
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司供億元貞初  
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餼  
事聞加賜二萬緡天節襲公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戶元里被吳王  
教建昌路達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征西萬戶次某起巖先世故  
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暨聞中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歷歷  
能誦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耆年叟亦論東諸侯為政尚忠厚崇  
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為然餘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蓋有  
視其故侯如路人甚至追咎怒罵如仇讐者公遷真定民傾城攀  
留西至郭門咸嗚咽俯伏羅拜至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惠我  
民矣公亦悲莫能仰視論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震原野又  
懷思遺愛為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戶之命過家覲  
濟南公民聞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外里巷室家悅喜於內是果

何自而致哉良由濟南公性鍾仁恕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青寇逼濟南濟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賊子敢爾昔吾壯盛時全猶不敢易吾賊子何為者耶惜吾身老兵戍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唯以死捍賊終不鬪吾民也於是誓眾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一力討賊者吾有劍在眾聞其言勇自百倍乃諭僚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壇故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綴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民於矢石之下其忠仁勇為何如也故身備五福顯膺上爵善始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禦有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為征西元帥府薦充副都元帥國家有大慶賚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諸兄以公平昔事迹求為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諛聞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元文類卷五十

元文類卷五十一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二十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昇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尙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

元文類卷五十一  
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子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子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子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

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子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

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未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幸上新卽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意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壘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立泚水之勝諸將相異何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子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

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未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



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  
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  
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縣畏  
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  
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  
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  
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  
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  
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  
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  
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  
顏聞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粹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  
飲至數斗不亂征酒淋漓談譁間作醉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  
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

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  
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百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  
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  
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千步好問  
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  
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  
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  
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耻自名目中敵無遁情太  
息流涕請進兵拚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  
鯢鯨砥柱不掇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債  
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  
形溢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  
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為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為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子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為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餖偶以縑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暮途

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翽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為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堦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豐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闔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

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採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闔巷聞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為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張氏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苟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

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昇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父諱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能副所望既隸業大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強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兼錄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

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刀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是以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開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宋氏考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此公為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為

之誌且系銘曰

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詎諛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強焉弱陵眾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為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

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於易山諸若者君其女  
兄子也君諱弘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  
彥成以諄謹勤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  
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  
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  
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  
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  
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  
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  
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為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淇河淇河滔滔沃之焦山曾不思  
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苗然碩果孰斬天心可觀史氏命  
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  
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其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

知言易山峩峩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壻也為  
斯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  
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  
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  
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居第明年秋七  
月其子彌寧等室聖服衰釋杖叩首泣血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  
報其父執涿郡盧摯寧不天先君子捐諸孤葬有日乞銘其館士  
文學掾吉張圖南賓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宣慰公薨且  
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

公諱淇字元德世族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勣者奉議子也生贈魯國公棠棠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諡忠肅者於公為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奏公幼奇儁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年中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藉田令至尙書刑部侍郎位望浸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七月覲于上都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辭疾致事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戰黃之白鹿磯冒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倅信前倅弛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廉昧胥數背法之羣賊愕無敢犯令守趙希訪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始疑倅莫渝前倅今倅僞果乃復

賢遠前倅郡舊屯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闕犒未集眾忿譟謀害土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公語眾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墮慢輒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預行坐靡縣官敢爾即徙徼填圍杖倡亂者百眾羅拜引罪去巨猾孔和輩構桀橫吏十數蠹螫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皆貲累鉅萬眾猶慮其賄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錮諸圍越四日郵檄果緩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彼枉吾曹奚所於訴及守興國移泰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饒時論能之衢寇蠹起連江浙數郡逐憲臣嶸守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寇至者迺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讎脅平民互黨助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釁絲訟直之豈不在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罪以

賞脅既良民卽自拔盜藪知倭鄉罪除否則必薙劓無遺餘迺已  
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浹旬  
歸業俾黃衣腰鈴卒四往田閒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眾讀榜  
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守常頰痾奉旨意  
公至唵嚙不敢出一語橈法於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  
以摩勵諸生去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  
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迺弢縮沖漠權以適義其豪爽超  
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友接物識監蠡然而渾若無跡  
仁愛博濟惠利公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  
數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撼毛髮雅有  
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多自譜琴出其手斲者琴工  
音焉以爲賢世所寶古琴遠甚古樂失傳稽籍蹟思刊分黍我以  
諧雅族既作潭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劬書殖學旁  
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

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  
貴大賢契予尤深者故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客姚公端父平章  
何公仲韞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爲重數公者每以締交  
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  
十有二月庚申葬潭之寧鄉縣原塘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氏宋  
參知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卽彌寧疾癘彌宋彌  
審彌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適萬戶馬繼祖以疾絕昏歸寧淑正  
尙幼孫男六人巖以祖廕當補官嵩崑崑崑崑崑崑崑崑崑崑崑崑  
人山童女二人摯嘗謂公門閥人地文武猷爲識度器業以之位  
臺閣職論思權亮治體潤色太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  
以究其輔世願忠之蘊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疾致於家  
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皇武于南一吳會只維彼巨室喬木蔚只曷器其材備脩能只奚  
寘清廟斯盥敦只爰諏疑謀斯著蔡只爰構大厦斯棟載只鳳儀

麟趾瑞昭代只侯邁侯軸遠殆悔只沈浮星歲存蘊槩只云胡不  
弔哲人敝只工垂般輪靡所信只夔曠弗音襄武邁只媼妍白緇  
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鑽辭燧幽竈只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程鉅夫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登字則平以疾  
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時鉅夫客鄂誦之自東來者曰  
信矣嗟哉頃余在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  
已器之泊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後數年余從  
閩歸君方典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生氣眾誇語余既僉桂憲之  
明年聞海南有制獄乃元帥賊殺不辜為君所劾鞠之如章帥遂  
抵罪敕以為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可余笑曰  
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  
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孫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  
之志也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生負重

名仕為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縣男諱逢辰大父諱安  
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  
母胡氏君早穎拔弱冠試吏丞永豐已出敏手江西行中書省以  
名問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為部使者賞識即子方也子  
方一代者頌言輒見聽遂擢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  
事會有獠逼城眾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之  
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獠遂遁因按所部潛與獠通以人為貨  
及他姦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賦銀之  
半悉條海北積弊躬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  
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纍臣以君為奉訓大夫兵部  
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諭其國時安南既已失藩臣禮得罪聞  
有詔使疑懼半吏民迎餽廩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卻之主臣卜日  
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廉敏開亮不與前  
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遺使



者囊中裝甚厚辭不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既報命授連州知州未拜奔瓊州公喪起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政教稱是行省遣慮郡囚袁瑞路各有誅愚民自誣殺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摘理出入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錄之釋不知情百三十有七人他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凡黜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疾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衾構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子詩別親友戒左右無妄受贈襚遂卒於驛舟明日斂於建康明年十有二月庚寅葬于吉州路嘉禾門外夫人楊氏繼彭氏皆名家子三人長曰文孫次曰憲孫幼曰升孫女一人曰富君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為事所謂故發必中機意悟飄灑

豈弟周旋與人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於親忠於國不媿阿洪滔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為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剛爾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君此言豈自為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咨爾山君勿剗其方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閣復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票事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身死家貧無以歸葬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為待制其敘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為待制為直學士累遷為真學士公之為侍講也言江南箕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

邱隴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爲下臣執權簸政言訖公闔門待罪後翰長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沈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奏公私負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昭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闡域以力行爲致知首清簡爲高沈默自秘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舍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疏數翕訛其持家簡澹無復商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爲奴而

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愧不獲老田里爲可喟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橐中裝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爲侍講時特官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溫州路教授孟貫將以廕入官孫男女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予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是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溫慈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大小其爲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斂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驚內澡玉雪誦聲清冷鏗出金鐵蹇蹇九關壬人隕魂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

云亡之德不爽邱環麓茂一息以往繁彼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人以封以崇

元文類卷五十一

八

